

杨以平

知道任老先生还是在我的学生时代,一直以为“她”是一位阿姨。直到知晓了他与我父亲的一些往来,我才明白了这个笑话,也知道了这个名字的由来。

我父亲虽然从事美术事业,但他除了美术界的朋友外,还有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任溶溶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常言道:君子之交淡如水,此话不假,父亲与任先生的交往便是如此,我从未见过他们相互串门,但他们之间却留下了互动的印迹。就在我写下此文的时候,找出了几本任先生赠予我父亲的书,我那个年已四十的儿子大呼:这不是我小时候爱看的童话书吗?

父亲在1989年为任先生创作了一幅藏书票,其中的寓意不言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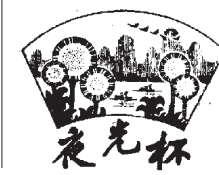
任老先生一辈子为孩子们带来欢乐,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几代人,从我小时候读的“格林童话”,到我儿子他们那一代人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经过他翻译的数百部外国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以及他为孩子们创作的童话故事,历经几十年,在文学界依然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

2017年,我随旅行团来到北欧的芬兰,陪同我们的导游说起芬兰的女作家托芙·扬松,和她那著名的童话“魔法师的帽子”,可是一行旅游团的人都很茫然,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就是小木民矮子精的故事。导游很惊讶,确实,知道的人并不多。那时我甚至有点小小的得意。现在想来,应该特别感谢任老先生,是他,把这个遥远国度的童话介绍到中国,并把这本书赠送给了我父亲,成为我儿子喜爱的读物。

2012年,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写下了《鹤鸣九皋——杨可扬画传》一书,我想到应该给老先生送去一本,就打电话给他,可是他仍然保持了君子之交的态度,委婉地说,现在年事已高,接待来客觉得很累,你也不必费神来看望我,反正现在快递这么发达,你就寄给我吧。遵从他的嘱托,我就没有去他家,托快递送去了书。

这些年来,我经常在《新民晚报》上看到老先生的随笔,他是广东人,对“食”文化很有讲究,时不时有关于“吃”的豆腐干文章见报,极简,又极有烟火气,可见老先生的身体尚好。我恪守他的君子之交,不去打扰他。

如今,老先生以100周岁驾鹤西去,但他留下的译作和著作,永存人间!



有客人来(水彩画)
黄超成

合欢依旧满树轻柔地飘浮。我再一次想起了她,写了一篇作文《合欢》。

1973年秋,父亲突然病故,我从北大荒回北京,一时待业在家,母校第三中心小学的校长,好心要我去代课。第一天早晨上课,走过乐家胡同的时候,我再一次想起了她,甚至幻想,会不会像小时候能再次遇见她?乐家胡同已经改名同乐胡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心里想,不知道动荡的前些年她的情况怎么样,她是那样的时髦,漂亮。台基厂街两旁的合欢树,说开的花太纠缠,是资产阶级的树而被砍伐一空。粉碎“四人帮”后,我写了一篇小说《合欢路口》。我将合欢树,从台基厂移植到我家前这条老街;我和她在合欢树下重逢。这是我一直的愿望。

如果有什么花可以象征一个人的童年,合欢,是我的童年之花。

年女人,个子很高,微微发胖,面容白皙,很漂亮,穿着也很漂亮的连衣裙。我连忙向她道歉,她笑笑,没说什么,只是用手摸了一下我的头发,便向前走去。我跟在后面,好几次

童年合欢花

肖复兴

想快走几步超过她,赶紧回家。不知怎么搞的,总不好意思,就这么一直跟在她后面,看着合欢的花影落满她的肩头,连衣裙的裙摆被风微微吹起。

她就那么不紧不慢地在我前面走着,没有想到,她走过台基厂,走过后河沿,走到我家住的那条老街,居然也是往西拐,一直走到我读书的前门第三中心小学,走到乐家胡同的时候,拐了进去。我愣愣地站在乐家胡同口,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尽头。好长时间,我都弄不清当时我为什么望着她的背影,望了那么久。

暑假过后,开学第一天,上学路上,我居然又遇见了她。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她又冲我笑笑,好像也认出了我。但是,没有和我说话,也没有摸一下我的头发。

以后,几乎每一天清早上学的路上,总能遇见她,每一次,她都冲我笑笑。笑得很和善,很慈祥,很好看。在以后的日子里,回想起每天上学路上和她的邂逅,我才发现,是自己的潜意识里,觉得她的样子,妈妈的笑,像是妈妈的样子,妈妈的笑。其实,早在我五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妈妈的样子,妈妈的笑,我没有一点印象。

一直到有一天上学的路上,看见她向我走过来,有几个小孩子从我身边跑过,一边叫着方老师,一边向她跑过去,我才知道,她是老师。进乐家胡同不远,是贾家花园小学,我们院里的孩子,有在那里上学的。自从知道她是贾家花园小学的老师,不知怎么搞的,我异想天开,总想



九州之上四海之中,晴天固然美,但不可能天天如此,偶尔天气骤变,雨点簌地降在毫无防备的行人头上,确实令人猝不及防。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并不反感雨带来的潮湿和泥泞,反倒乐在其中,欣赏雨之美,感受雨掉落在人间的温润。

一场细雨,落下,浸入,蒸发,不过半日便不再有关于那场雨的痕迹。然而诗人们,那些将万物存放在精致的格律中的人们,却用细腻的感情记录下一场场雨,使我们在今日仍能感受到千年前的雨之美,于时光摩挲中更添一分光泽。

要一个星期左右。女儿的单鞋、棉鞋都是妻子亲手缝制。后来我在上海的妹妹也写信来,请妻子帮她儿子做双棉鞋,原来当时上海也买不到布底的孩童棉鞋。

有了针线基本功的妻子又开始学做衣服。结婚时,家里送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此时派上用场。黑龙江冬天很冷,御寒离不开棉袄。记忆中当时市场上卖的羽绒服一件要40多元,超过一个人的月工资。妻子舍不得买,和我商量,想自己做棉袄,我自鼎力

雨之美

陆锦添

带来了雨声,花迎叶合成就了雨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四季雨色美景则令神州大地覆上了分明的季节色彩。望眼欲穿一千二百余年,在西安曾有幸观得润如酥、燕双飞之微雨的我,眼前场景似乎和历史有了重合。有时寒流过境,雨又幻化为飘飞之雪,再睁眼已是千万树梨花盛放。

风雨过后,便是水如天,天似镜的晴和之景。回首向来萧瑟处,不是只有晴天才值得珍惜,雨天的美同样值得细细品味。

第一次见到合欢,在台基厂。从我家出来,往东走不远,穿过后河沿,正对着的就是台基厂。这是一条老街,明朝建北京城时,工部设立备料的五大厂:台基厂、大木厂、黑窑厂、琉璃厂和神木厂。台基厂是唯一建在内城的,离皇宫很近。台基厂北口,即是长安街,和王府井遥遥相对。这条街两旁种的行道树便是合欢。

那一年暑假,我马上读五年级,自觉长大了,第一次去王府井,因为王府井南口有当时北京最大的新华书店,我想到那里看书、买书。刚进台基厂南口,一眼看见合欢,满树开满的那种花,我从来没

一位母亲的精神护持

陆其国

江苏无锡南延乡乡嘴微径七房桥钱氏大家族中,一个名叫钱承沛的中年男人不幸病逝。虽然生于大家族,但钱承沛生前与族人交往时,因“恪守礼节,绝不奢纵,亦不示人以贫窘穷迫相”。所以族人大多不知他家经济情况。如今钱承沛死了,族人总要前往吊唁。这一去,才知道他的骤然去世,给他妻子和几个未成年孩子带来多大艰难。于是族人便让其遗孀按惯例,去钱氏大家族兴办的义庄,申请抚恤和救助。

但这建议被钱氏遗孀谢绝了。她流着泪对族人说,我丈夫活着时,“自问存心无一毫私图耳。今棺木未入土,其妻其子,即吃义庄抚恤米,何颜面见先夫于地下?”尽管族人一再劝慰她,义庄抚养孤寡,符合列祖列宗遗意,但她仍执意不从。不仅如此,她还把两个儿子召到面前,对他们说:“汝兄弟闻所言否?幸能立志早谋自立。”

知道钱氏遗孀对其两个儿子有此叮嘱,便有热心的族人,为两兄弟中的哥哥介绍苏锡两地的商家,说可去那里当学徒谋生。可这也被钱氏遗孀谢绝。她说:“先夫教读两儿,用心甚至。今长儿学业未成,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忍令其遽尔弃学。”

钱氏兄弟果然不负所望。翌年,长儿考上常州师范,弟弟考入中学。师范校长曾问长儿:“汝尚年轻,当求深造,为何投考师范班?”长儿回答,因为“上有慈母,下有诸弟,家贫急谋自立”。校长为他的一片孝心和责任心感动,便安排他管理学校理化实验室,这样他就可以按月拿到一点奖金。下一年,长儿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他谢绝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为他介绍的待遇优渥的教职,而是选择回乡。一来方便侍母,二来服务桑梓。回到家乡七房桥,长儿做的第一件实事,就是联络族人,由阖族三庄斥资,创立又新小学,使“七房桥阖族群子弟及龄者皆来学”。长儿则责无旁贷地负起了校长之职。

另外他还聘任了两位已逾不惑之年的老师,一位是他父亲昔日的学生,一位是他师范同学。长兄工作了落实,弟弟也幸得昔日家乡小学师长为他申请到无锡一家恤孤会的奖学金,得以完成学业。之后他便应长兄召唤,到离家七八里外的一所小学任教。后来钱氏一家几个儿子皆在中学任教。这可以说也是他们践行一字不识的母亲所希望于他们的“保留几颗读书种子”的衷心愿望吧。而长儿除了侍母尽孝,还促成几个弟弟完成学业,最后又帮助他们一一建立起了各自的小家庭。

但天有不测风云。1928年,长儿不幸因病去世,年仅四十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寡母强忍悲伤,对二儿子说:“汝父汝兄,福命如此。幸汝兄弟三人,各自成立。长孙亦已考入清华大学,我家子孙,首有人大学者。此外我(夫)复何求。不饿死,不冻死,我愿已足。生活上不愿再求舒泰。”寡母说的考入清华的长孙,就是长儿的长子钱伟长,他的名字正是他叔叔给起的。钱伟长后来留学美国,成为闻名世界的著名科学家,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钱伟长父亲叫钱挚,为他取名的叔叔,便是后来的著名史学家钱穆。钱母在七十七岁时病逝。对于母亲,钱穆晚年回忆录《八十忆双亲》中写道:“先母外和而内刚,其与人相处,施于人者必多,受人者必少。即对其亲生子女,亦各皆然。常念古人以慈恩喻春晖,每于先母身边,获得深切之体会。”又说:“八十年来,非先母之精神护持,又勿得有今日。”一句“精神护持”,可以说一语道出了一位既伟大又平凡的母亲的高光之处。这样的母亲虽然不识一字,不能在学业上给儿女以指教;因为家里拮据,无法在物质上满足儿女。但她身上焕发出的那种“外和而内刚”的气质和素养,堪称是一种别样的言传身教,使子女们在润物细无声中,受到潜移默化激励和影响。而这一切皆源于母亲身上有钱穆所道出的,对儿女们的“精神护持”。



最近翻晒衣柜里秋冬装时,一件熟悉的织锦缎棉袄映入眼帘。这是一件纯手工缝制的中式棉袄,朵朵盛开的菊花图案周边嵌着细细银丝,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胸前中式盘扣整齐排列,古色古香,有画龙点睛之妙。这件40多年前的“老古董”虽早已因为身材变化不再合身,但妻子仍小心珍藏至今。

这件棉袄还要从我结婚成家讲起。1975年国庆节,下乡已七年的我与同一个农场、同一个连队、同为上海知青的妻子相知相恋,走进婚姻殿堂,过上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次年,有了女儿。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很多东西市场上买不到,比如婴幼儿服装鞋袜,只能自己动手解决。妻子很好学,首先向农场老职工请教,学做布鞋。休息天约上三五个家属,围坐在家炕上,有的纳鞋底,有的缝鞋帮,有的做鞋衬。妻子在一旁边看边学,慢慢做得有模有样,连做千层底布鞋这种工序繁多的功夫活也逐渐上手。她先给废旧布料刷上糨糊,一层一层贴在木板上,在太阳底下晾干,做成一张张纳鞋底的材料——“鞋衬”。再把鞋衬剪成鞋底模样,用针线缝制起来。鞋底近一厘米厚,叠加了一二十层布,用针直接穿过去很费劲。要用锥子先把鞋底扎穿,然后用针线穿过刚刚扎的洞后收紧。如此反复,一针一针纳紧。纳一双鞋底

层均匀铺开,要厚薄一致,用针线进行固定。为了增加保暖性,我们选择用更保暖的骆驼毛替代棉花。絮完棉花,接下来是缝制。先缝前襟和后背,再缝袖子和领子,最后安装盘扣。做盘扣看似简单,其实也蛮难。5个盘扣得一模一样,花样一致、大小相同,尤其需要细致和耐心。缝制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技术难题”,不是领子上歪了,就是袖口有高低,还经常出现前襟有长短,需要在反复返工和探索琢磨中逐渐掌握好缝制密度和用力大小。

经过一个多星期熬夜劳动,这件我们夫妻一同动手制作的棉袄终于大功告成。妻子特别珍视,一直舍不得穿,仅在那年春节假期穿了几天,便当作纪念品收了起来。这件棉袄又辗转从黑龙江陪我们回沪,一直被妻子小心翼翼地藏于衣柜。

光阴流逝,时光荏苒。4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资短缺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如今,生活用品、服饰鞋帽和佳肴珍馐琳琅满目,市场供应充足,无须亲力亲为,一样可以丰衣足食。

一件织锦缎棉袄

唐德华

支持。两人商定,我负责裁剪,她负责缝制,从裁布料到絮棉花(往棉衣中填充棉花),再到缝袖子、上领子、盘盘扣,都自己动手。

我们妇唱夫随,分工合作。我按照妻子嘱托,买来服装剪裁书,里面有各种衣服的式样及分解图。我本是学理工科的,机械制图是必修课,复杂的机械图纸都看得懂,裁剪衣服的比例更不在话下。于是照葫芦画瓢,按照图样在旧报纸上放大图样,再把剪好的纸片贴在布料上,用针线牵制固定,照样裁剪布料。这样裁剪好衣服的前襟、后背、袖子和领子,妻子便可动手缝制了。

絮棉花也是一道细致活。棉花一层一

十日谈

吾生有幸逢盛世
责编:刘芳

苏河湾的故事写不尽,请读日本栏。